

没文化可以有多可怕？

我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流浪汉，他说牛顿第二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间存在矛盾，还当场做了实验证明.....

可学过高中物理的都知道，他的实验根本不成立。

1.

我们铁警遇到的奇事，可比地方警察多多了。

2019 年底，一名奇人偷偷在火车上验证两大物理学定律之间的矛盾，我侦破到最后才搞明白嫌疑人动机，更郁闷的是，此人还是个流浪汉。

当时临近春运，铁路客运量很大，我跑的那趟列车在一个三等站停下后，我趴着车窗观察站台挤成一团的登车旅客。

身边列车播音员柳苗苗指着人群说：「毛毛你看，叫花子也挤车，他那身脏兮兮的破棉袄，还不得熏倒一片人。」

我早就注意那个流浪汉了，干我们这行，长年累月练就了一副识人断事的火眼金睛，密集的人群中，我先注意到流浪汉挎着的那个 大包，很不寻常。

那是个普通帆布包，但看起来很沉，几乎将流浪汉压弯成个虾米。而一般流浪汉的包，大都轻巧，只装些废旧物品，破破烂烂能看到里面的东西，他那个包，裹得严严实实，一些有棱有角的东西凸出来，我判断应该是书籍。

我也常碰见各种流浪汉，他们的共同点是：眼神无光，但看这位，虽然被人群推挤着，仍然一幅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偶尔瞥见一丝空隙，就巧妙地补上去，这样甚至比别的乘客移动得更快。

挤到列车门口检票，列车员确认无误后就放他上车了，说明他是正规购票的，而大多流浪汉，上我们这种 25B 型绿皮火车，都是死缠烂打或浑水摸鱼进来的。

这是位奇怪的旅客，待他刚上车，我就走过去挡在面前。

「你好，请出示身份证。」

流浪汉在身上摸了一会儿，居然掏出一张身份证来，上面信息显示，他叫卓永骏，1970 年出生，西安人。我通过「警务宝典」一查，此人没有任何异常记录，就将身份证还给他了。

那人找个过道的空隙席地而坐后，就打开那个奇怪的帆布包，我瞄见装满了书和稿纸，他取出一本被翻烂的书，拿起来就在吵嚷的环境中入神看起来。

书的封面丢失，我只能看见几个高等数学的计算公式。

2.

列车启动，我开始巡车，穿过一个来回后，因为对卓永骏印象比较深，特意找了一下，却发现他连人带包都消失了。

这么拥挤的车厢，一个看数学公式的流浪汉能去哪呢？一切异常情况都应当重视，往往安全隐患就潜伏其中，尤其是临近春运这段时间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。

我用对讲机呼叫车组人员：看见背帆布包的流浪汉请回复。

各人说了句「收到」后就没了下文，只有柳苗苗回了一句：是刚才我指给你看的那个叫花子吗？我看他低着头急匆匆往车尾去了。

我立即拨开人群往后面冲，形迹可疑的人员必须处在我的严密监控之下，万一他图谋不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列车总共十六节车厢，我跑到第十四节时，终于看见卓永骏，他正驮着帆布包慢慢往我这边挪。我迎上去就问：「你越过这几节车厢，跑后面干嘛来了？」

卓永骏很淡定地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，简短地说：「上厕所。」

他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声音清晰。

「跑这么远来上厕所？」其实我知道很多厕所都被占用，想找一间没人的并不容易，但警察审讯手段之一，就是多提问，从回答者的反应中捕捉端倪。

「一路找过来，只有后面这的厕所空着。」果然是这样。

「你包里装着什么？我检查一下。」

卓永骏并不拒绝，将包放在脚下，示意我可以动手翻查。

我拉开拉链，这次看清了里面的东西，都是物理学书籍，从入门的中学物理，到高深的《量子物理》，还有国外翻译过来的物理学论文集。

更令我惊奇的是，书本间夹着许多草稿纸，每一页都写满了验算题。

我惊愕地问卓永骏：「都是你写的？」

他点点头。有好奇的乘客也围过来看热闹。

「流浪大师啊。」一个乘客喊，引起一片哄笑。几个乘客特意喝完饮料，将空瓶子扔给卓永骏，说：「支持一下你。」但卓永骏并没搭理他们。

最后包底露出两本红皮本子，上面写着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」，打开一看，专利名称是：****，专利持有人上赫然写着卓永骏。

我拿着证书问眼前的流浪汉：你做什么工作的？

卓永骏回答：拾破烂。

3.

没有凿实的危险证据，我也不能把卓永骏怎么样，况且他惜字如金，明显不想跟我这个穿警服的人废话，我只能放过他，去忙别的了。

黑夜渐渐来临。

我们这是趟慢车，沿途要给快客列车让车，经常会在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靠，有时候一停就是半小时。

晚上八点，天已经全黑，气温降到零度，列车长通知，前方要让车二十分钟。

车还没停稳，我就从车窗看见线路民警老张和小刘在铁轨附近忙活。

铁路公安按工作区域划分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，一类是站内警务，比如进出站安检，一类是我们随车乘警，最后一类就是线路民警，负责铁路沿线的安全保障，老张和小刘就是这类。

「张师，刘师，大晚上的忙啥呢？」因为每次都在这停靠，我跟两位同行已经很熟了，于是打开车窗跟他们打招呼。

「嗨，你瞧瞧，这几十米路段临着水渠，又黑灯瞎火的，夜里巡逻不安全，我们白天忙着巡逻，这会儿没事儿，过来挂上三盏路灯。」

「是啊，这得有个照明，大冷天的，你们装好了吗？」我关心地问。

「装好个屁，灯泡都准备好了，可这里偏远，没想到电拉不过来，装电池的话，非得手动来按开关，否则灯就一直开着，既费电又麻烦，唉，真难办！」老张发愁，我也跟着叹气。

正郁闷着，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

「装个压力感应器就行了，很简单的电路知识。」

我回头，是流浪汉卓永骏，他见我张了张嘴，继续说：「就用电池供电，只要给线路接一个压力感应器，每次人从下面经过时，踩到压力板上，灯光就自动亮起，人走后灯自动熄灭，这样既不浪费电，也不麻烦。」

对呀，我赶紧把这个建议透过车窗向老张他们喊去，小刘回话说，倒是可行，但压力传感器要去县城买，离这几十公里呢，只能再等几天，休假时去买。

「不用，现在就可以。」身后卓永骏的声音又响起，我脑袋有点蒙，这漆黑的野外，我们几个警察在接受一名流浪汉的指导。

我问卓永骏，你说，哪里能弄来压力传感器？

「就在火车上，我下午找厕所的时候，路过软卧车厢，那走廊的灯全是压力感应的。」

「你要让我拆下车厢的灯？」

卓永骏似乎嘲讽地哼了一声，说：「问车上的机械师，一列火车装那么多灯，找三幅备用零件肯定没问题。」

「哦哦。」我连忙呼叫机械师，问了一下，机械师回复说，那玩意儿多着呢。

4.

配件找齐了，安装的时候，又遇到难题，老张和小刘要将灯泡挂上三米高的电杆上，老张上了年纪，肯定不方便爬，小刘一个人要想爬上去，得有个人协助。

「毛哥，要不你下来，帮我把这三盏灯挂上去，顺利的话，不到十来分钟，误不了事儿。」小刘站在车窗下请求。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举手之劳，我看了看满车恹恹欲睡的乘客，说了声「好吧」，就打开车门准备下去。

下车前卓永骏拉着我问：你们会接压力传感器吗？灯泡要和压力传感器接通，才能往上挂。如果没经验，这三盏装下来肯定耽误时间。

我想起了机械师，可他忙着去检查列车信号箱了，不能耽误人家的正常工作。

我有点心慌，看车下老张和小刘在等着我，正犹豫着，卓永骏说，我在车上帮你们组装好，然后递下去，你们直接挂上电杆就行了，这样省时间，二十分钟挂三盏灯没问题。

这时我忽然冷静下来，对卓永骏点了点头，把外套脱下交给在一边看热闹的柳苗苗，就下了车。

「那就这样办，如果真帮老张他们弄好了，后面我帮你在卧铺车厢找个空位，你就不用一路挤在过道了。」临下车前我拍拍卓永骏的肩膀说。

「不用。」卓永骏一边回答，一边开始装配灯泡和压力传感器。

下车后，不到五分钟，卓永骏就将线路和配件装好，塞进一个金属保护盒子里，外面连着灯泡，从窗口递下来。

小刘接过，我赶紧蹲在电杆下，让小刘踩上我的肩膀，我使劲儿站起来，小刘就能够得着电杆的顶端了。

小刘将灯泡和金属保护盒固定好，再将线路和埋在地上的压力板接通，一盏灯就装好了，我们试着踩了踩埋在地下的压力板，灯果然亮起。

如此简单，只用了十几分钟，在卓永骏的配合下，三盏压力感应路灯就安装完毕了。

小刘喘着气说：「毛哥，谢了啊，大冷天让你下来干这苦力活儿。」

我拍拍身上的土，哼了一声说，咱应该感谢一个叫花子，我今儿可遇见了一位扫地神僧。

小刘还在纳闷，我已经登上火车了。

此时相邻的轨道上呼啸而过一列快客，我知道这车一过，我们车也快要启动了。柳苗苗也赶紧回了广播室，通知全车准备出

发。

准备好好跟卓永骏聊聊，他又不见了踪影。

我坐在柳苗苗的播音室歇息，一边打开警务查询系统，找到卓永骏的身份信息，开始调查他的背景。

系统显示的信息让我大吃一惊，履历介绍，他九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，后来在西北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，但 1996 就从该单位离职，此后再没有任何记录。

5.

「交给你的监视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？」我问身旁的柳苗苗，此时我们的列车在黑夜中发出了长长一声鸣笛，整个车身「咣当」一声徐徐开动。

「报告警官，一切正常。」苗苗调皮地给我敬了个礼。

此前卓永骏在指导我安装路灯时，我就有些疑惑，从行为判断，他原本不愿和我这个警察交流，却忽然热心地帮我们安装路灯，恐怕不好仅仅用「热爱物理」这个理由解释。

客观分析他所有的动作指向，是想支开我。于是我在排除可能的危险后，下车前趁给柳苗苗外套的间隙，悄声对她说：

你紧紧盯住这个叫花子，一旦他有异常举动，立即喊我。

「他就是在那装什么感应器嘛。」柳苗苗说：「唯一有点奇怪的，是他从自己的帆布包里还拿了个小东西装在了金属盒子

里。」

「什么小东西？」我心里一紧。

「我当时也好奇啊。」柳苗苗说：「正想问，旁边围观的一个小屁孩眼睛尖，抢着问叫花子，那小东西是什么。叫花子说了句『小孩子别捣乱』，手上一麻利，就装好了，我也没太在意。」

车速越来越快，我意识到某个地方被卓永骏钻空子了。

「各人员请注意，发现流浪汉卓永骏立即通知我。」我再次通过对讲机呼叫车组人员。

同时拨通了线路民警小刘的电话。

「喂，毛哥，你别说，这感应路灯还真好使，我们现在夜间巡逻方便多了。对了，你说这玩意儿是一个叫花子帮忙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没回答他，而是直接说：「你方便的话，去找个梯子赶紧爬上电杆，拆开那个金属盒，看里面除了感应器，还装有什么东西？」

小刘从我的语气中意识到可能出事了，「哦」了一声就挂了电话，等了一会儿，电话打回，小刘气喘吁吁地说：毛哥，果然还有东西，我把这东西给老张看，他说那是个测速仪。

流浪汉在铁路旁边的电杆上安装测速仪，他想测量列车速度？
我捏了捏鼻头，想不出他最终目的是什么。但我可以确定的

是，卓永骏是个奇人，奇人自然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，就怕他会用满脑袋的知识干违法的事情。

不行，我得立马找到他。

刚站起身，对讲机传来机械师急促的呼叫：刚火车启动时，整理车尾货厢的工作人员发现，每个货托栈板下面，被人安装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称重仪。

6.

货厢在行车途中，一般没有人员看守。

我立即联想到下午卓永骏失踪的那会儿，当时他的借口是去车尾找厕所上，但假设推论起来，当时如果他潜入了货厢，那被发现的称重仪也是他安装的，和在电杆上安装测速仪的行为，非常符合。

我决定地毯式搜索，一节节车厢找下去，除非卓永骏像上次那名凉山猎人一样跳车，否则我肯定会把他找出来。

刚找完三节车厢，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人迎面扑在我身上：

「警察同志，我儿子找不到了。」她几乎带着哭腔。

乘警执勤，时刻都会遇见这种突发情况，我早已习惯，安慰妇女说：你先仔细讲，你儿子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你最后看见他是在哪里？他长什么样儿，给我看看照片.....

一系列问题让妇女无法应付，两腿一软，差点晕倒。我赶忙把她扶进旁边的列车播音室，让她坐下慢慢说。

播音室门一打开，柳苗苗一眼认出妇女，听我说她儿子丢了，尖叫道：「唉，你.....你不是刚才那个小屁孩的妈妈么，你儿子刚还围观那个叫花子装路灯盒子嘛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